

人们常将青海湖体验路线比作一个美丽的“圆环”。随着国家公园建设逐步推进，“青海湖”的范围有可能大大扩充。我们不仅欣赏、保护一池湖水，而且应把视野与足迹延展至广袤的青海湖母亲河流域。



向布哈河中上游进发，就进入祁连山麓。这里与青海湖的地貌截然不同。布哈河的网状支流不仅经过人们熟悉的高原草地，而且穿越陡峭的峻岭沟壑。雪中的崇山气势雄伟又分外寂静；岩羊随处可见，是观察雪豹、藏狐、黑唇鼠兔和各种鸟类的好地方。图为王舰艇在寒风中进行野外观测。

初识“青海湖”的腰线

本报记者 齐欣

深入青海湖区

记者在5月下旬启程，前往久违的高原。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在举办首届“青海湖国家公园观鸟赛”。同样在5月，青海省人民政府宣布，将于7月8日至7月16日举行“第二十二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”。

这两项赛事都与一个重要的背景密切相关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》将于2023年9月1日开始实施。该法明确，在从事或者涉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相关活动时，应遵循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原则。于是在出发时就带齐应对严酷环境的装备，想通过环湖骑行，描绘一条国家公园体验线路。

但我很快发现，简单地“环湖”，难以准确阐释、展现近年来从“自然保护区”向“国家公园”的转变过程。青海湖位于封闭式山间内陆盆地，流域总面积达到296.61万公顷，拟建中的青海湖国家公园评估区总面积也极贴近这个数字——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你很快难以炫耀到过“环绕青海湖”。理解全新的“青海湖”，需要将目光投向周边的群峰，去看河-湖-一体的水系。

“河-湖-一体”，能看到什么？S208省道和G315国道，串联起青海湖的西、北湖岸。哈达滩湿地位

经过连续78小时的环青海湖鸟类观察，17支参赛队共记录了172种鸟类，还有多种野生哺乳动物也被拍摄记录下来。在5月22日开始的首届青海湖国家公园观鸟赛中，参赛队员还拍摄到了非常罕见的赤颈鸕鹳。

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何玉邦总结说，经过这次观鸟比赛，在中国有分布的5种鸕鹳，青海湖保护区都有了！



参赛队员捕捉到的赤颈鸕鹳捕鱼场景。 惠 营摄

于两条公路的夹角地带。起伏的山丘恰好挡住了路人的视线，形成了一片观鸟胜地。水鸟是湿地演化的指示性物种。鸟与牛羊构成了初夏高原湖岸最“繁忙”的景观，清晨更是大地生灵的快乐时光。羊群追逐青草，与天上的白云一道缓慢移动行进；大鸕鹳则落在电线杆顶，搜寻高原鼠兔作为早餐。鼠兔的叫声婉转温柔，很容易被认作是蒙古百灵在梳羽歌唱。5月已入斑头雁的“恋爱”季。它们在我头顶掠过，几乎都是成双飞翔，一唱一和，“哼”“哈”交替，极易辨识。斑头雁与棕头鸥、渔鸥、普通鸕鹳和凤头鸕鹳合称青海湖5大繁殖候鸟。和鸟岛上一样，哈达滩湿地中，可以看到整面山坡都被筑巢斑头雁密密覆盖的景象。

“再过一个月，路上就能见到大鸟带着小鸟的场景了。”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会长王舰艇说。

记录者的“游戏”

流入青海湖的大小河流超过70条。其中布哈河、沙柳河、哈尔盖河、吉尔盖河、泉吉河和甘子河等河流径流量占到入湖总量的九成以上。

西海镇位于青海湖北端。我有名的“骑行营”自行车店出发，与王舰艇暂时远离湖岸，进入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。天峻县位于布哈河的中上游，与祁连山国家公园相接。山谷中可以遇到成群的岩羊，能发现捕食喜马拉雅旱獭的藏狐。这里是生态摄影常年守候、记录雪豹的地方。

延伸阅读

湖、扎陵湖、东给措那湖、黄河沿的湿地作较长时间的停留，然后经玉树抵达拉萨河谷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越冬地。

斑头雁与棕头鸥、渔鸥、普通鸕鹳、凤头鸕鹳是青海湖区5大繁殖候鸟。

普氏原羚、黑颈鹤是青海湖的旗舰物种。

一个人骑行时，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和力量。祁连山麓的山谷和草原中，道路曲折延伸，伸向仿佛无穷无尽的远方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骑行，你无论如何加速，都显得很慢、很渺小。

瞬间发现飞行或隐匿的动物很难。“它们都在哪？我找不到！”进入天峻县的祁连山中，耳边只能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、空中藏雪鸡的啼鸣以及自己沉重的喘息。

“少说话，少打搅，用心听。”正在观察和记录的王舰艇反复提醒。

学会聆听，真心融入，感受大自然和动物们的家园，是我和生态记录者在一起学到的重要一课，改变了我随后的行为方式。

鲍永清自小生长在天峻，是国内知名的生态摄影师。“我的家乡有祁连山国家公园和青海湖国家公园天峻片区。这里面积很大，但人口很少，保持着独特的生物多样性。”与我相遇时，鲍永清正在跟踪雪豹和记录一个藏狐家庭的生活日常。

“藏狐是我拍摄最多、跟踪时间最长的动物，目的是想了解这个高原特有物种的生活习性。”他说。

藏狐非常机警。鲍永清给自己定下的“游戏规则”是耐心。“人与动物之间的安全距离，是由动物决定的。”起初，他会站在与藏狐相距200米的地方，每隔一两个小时往前挪几米，等它们适应了再往前“蹭”。“一直‘蹭’到约150米的位置，就静静地趴着；等到它们不再用惊恐的眼神注视我，开始自在玩耍时，我就起身慢慢离开。”这

在国家公园背景下 重新理解“青海湖”

以往环湖骑行的游人，大多只是将目光一路投向湖岸，而忽视了山和水的上游，那里同样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实际上，沿河道一直上溯至祁连山国家公园，景观更令人震撼。



祁连山麓发育的布哈河、泉吉河、哈尔盖河、甘子河，都是鲤鱼洄游的重要途径并在湖边孕育了迷人的湖、草、沙、鸟、冰景观。这里也是普氏原羚的迁徙通道。

“青海湖”的腰线

S208省道和G315国道串联了青海湖岸的西、北地带。在建设青海湖国家公园过程中，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意义：作为“环湖”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处于河-湖环境的“中间”位置，是理解人与自然的交融过程、领略“文化多样、生物多样、地质多样”的重要体验线路。

鹤将巢穴建在湿地的空旷水面中央，这样易于发现和躲避猎食者，让它们难有得手的机会。

黑颈鹤在当地被视为神鸟，有自己的藏文名：格萨尔达日孜，意思是“格萨尔王的牧马人”。在青海湖沼泽湿地中，黑颈鹤有固定繁殖地，是青海湖重要的夏候鸟和旗舰物种。

近年来，研究青海湖生态环境的科学工作者逐渐增多，对青海湖的科学认知也在不断深化。人们原来印象中的荒野，受到多角度关注，得到更好保护。

从2004年起，青海湖的“体量”止跌回升。2005年至2021年，青海湖水位增高了3.29米。水位上升会淹没岸边的黑颈鹤巢穴。在S208省道48公里处，王舰艇团队就观测到雨季中的黑颈鹤四处衔草，徒劳地垫高爱巢又最终放弃。

王舰艇的当下愿望，是能将青海湖境内的黑颈鹤存量资源做一次统计普查。一对黑颈鹤每次孵化两枚蛋，这样从稳定的“繁殖对”开始记录，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，搞清楚青海有多少黑颈鹤“繁殖对”。

“这就是我想做的，你可以说我为鹤狂，我要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都用在鸟类保护上。”王舰艇说。

“一旦你走进野生动物的生活，或者记录到它们的某个时刻，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这些动物真的很像我们人类。它们也有情有爱，有快乐有悲伤，还有狡诈和顽皮。它们与家人一起生活，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有能力逃避天敌。对它们真正的威胁来自我们人类。”鲍永清表示，应该让更多人看到镜头中动物真实的生活，“我相信人们看后，会更加喜爱那些可爱的精灵并成为它们的朋友，会更加热爱大自然。”

青海湖地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区，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。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在此交会。我在S208省道上，还寻迹周边的舍布其岩画，去石乃亥乡铁卜加村看了伏侯城遗址。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，吐谷浑伏侯城从北朝延续至隋唐和唐初，宋代对其进行利用和重修，现在被列为丝绸之路

重复了一个星期，鲍永清才架起相机开始拍摄记录。

2003年，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环湖巡查中，首次发现一对大天鹅在青海湖北岸的格滩湖芦苇丛中营巢孵卵。青海湖是大天鹅的冬季栖息地，但是一直未观测到孵化成功的实例。

2023年，王舰艇团队再次发现了大天鹅孵卵。他们反复前来，小心翼翼的记录。那只大天鹅的巢就在观鸟赛位于哈尔盖河、甘子河的比赛地一带。事实上，我和他一起骑行、观测的路途中，他还抽空又去看过一眼，但他始终没有提起，就好像没有这回事。

“我观测到许多稀有鸟类，但对它们的行踪，我能不说就不说。鸟不会理解人的意图。如果有人来了，它就可能跑掉，甚至会弃巢而去。”王舰艇说。

所以我在与鲍永清、王舰艇的交流中，很默契地“不打听、少公布”。

6月1日，幼雏破壳而出。

6月27日，在外忙碌的王舰艇接到最新的报告：母子平安。

“待到幼鸟能起飞、能单独活动的时候，就可以公布数据啦。”王舰艇知道很多人在关注这个“孕妇”。

发现大天鹅在青海湖成功繁殖后代的例证能否改变“大天鹅只是青海的冬候鸟”这个说法呢？对此，王舰艇回答，目前还不能，因为数据太少。

“保密就是保护！我们都在悄悄地、默默地工作，这是保护它们一个重要方式吧。”王舰艇说。

王舰艇记录多样的鸟类，鲍永清记录雪豹和藏狐，我观察和记录他俩。我们在忙碌中相互影响并不断增进共识。

青海湖国家公园全新的体验路线，在展示美景的同时，也引导体验者和游客认真思考，到达这里后，能够做些什么，或者什么都不应去做。

更加严格的荒野

降雪稍有停歇，藏狐就出来碰碰运气，从我们车前不远的山丘跃下，而后在水洼间跳跃，慢慢靠近王舰艇正在观测的黑颈鹤。孵化期间的各种鸟巢，是狐狸钟爱的搜索目标。

“黑颈鹤可不傻。”王舰艇正忙着做记录，看都不看那只狡猾的入侵者。从望远镜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黑颈

链接

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的重要节点之一。

“在我心目中，我的家乡今后应该是让动物保有野性、让人类存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的美丽家园。”与王舰艇一样，鲍永清始终自豪于自己对荒野的尊敬和执着，“真心希望我们大家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，尊重生物多样性，切实承担起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。”

S208省道和G315国道，是环青海湖景区线路的西北段。未来，它们会成为新的平台，叠加更多的资源，成为青海湖国家公园的“腰线”。在其左右，聚集着丰富的地质、生态、人文资源，也动态地展现当地人在大自然中的创造与活力……

青海湖始终在那里，只是我们心中的景观已完全改变。



严冬尚未过去，鲍永清和他的团队从3月末就开始在天峻县跟踪记录雪豹和藏狐。雪豹母亲带着一岁大的幼崽，几乎每天都要去捕食，所以记录团队要背着设备去寻找雪豹的踪迹。图为2023年5月14日拍摄到的雪豹。 鲍永清摄



记录团队在大山中等待雪豹出现。 刘晓萍摄